

文史哲研究丛刊

# 《近思录》版本与 传播研究

程水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 《近思录》版本与 传播研究



程水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程水龙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4943-6

I. 近... II. 程... III. ①理学—中国—南宋②近思录—版本—研究 IV. 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917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 《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

程水龙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331,000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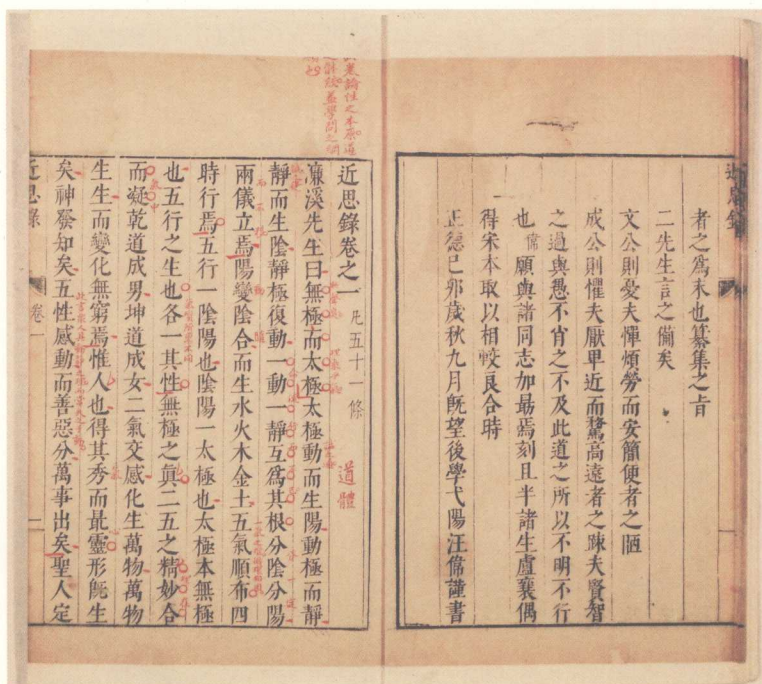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5-4943-6

K·1100 定价:5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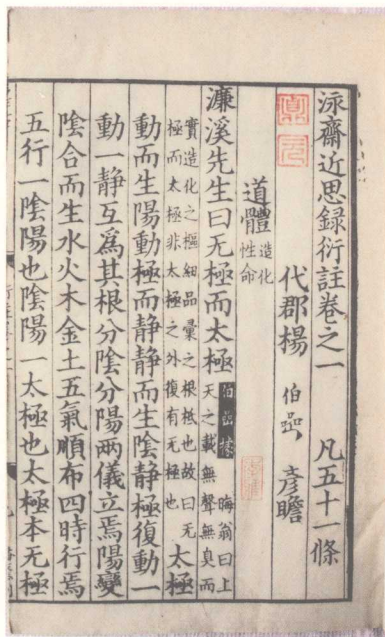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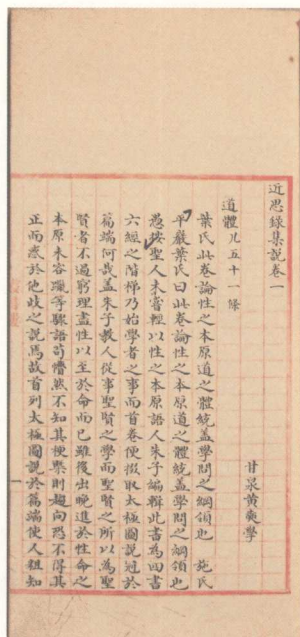
图一：《近思录》十四卷，明嘉靖六年贾世祥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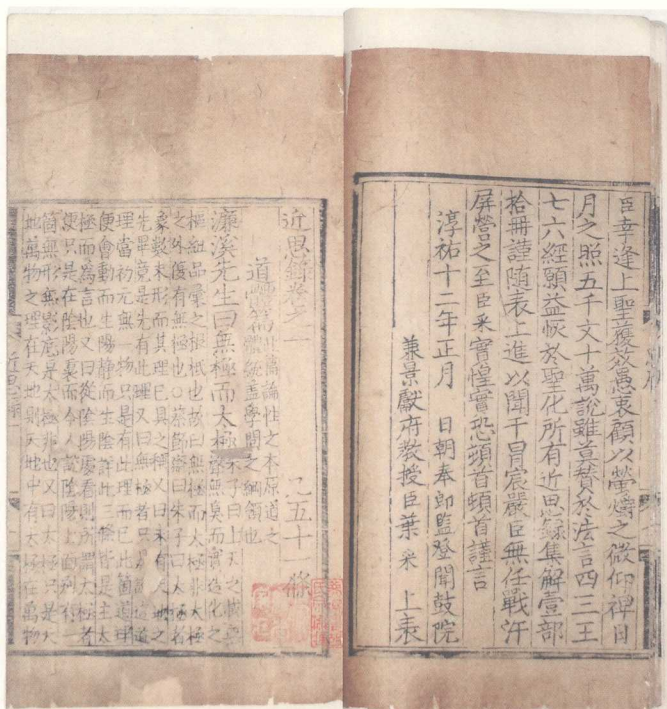
图二：《近思录》十四卷，明崇祯九年张隽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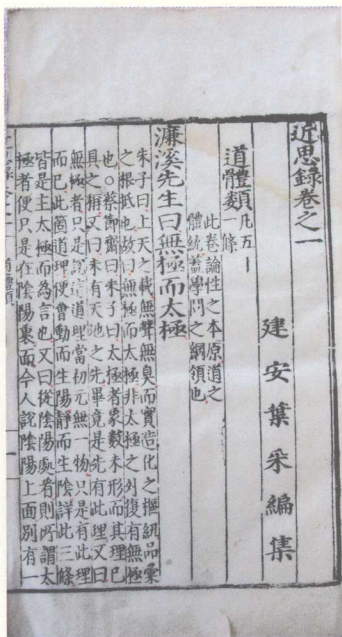
图三：南宋杨伯喈《永齋近思錄衍註》十四卷，宋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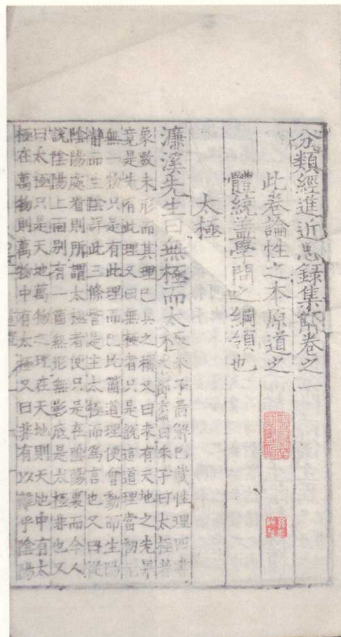
图四：清黃奭撰《近思錄集說》十四卷，清丛书樓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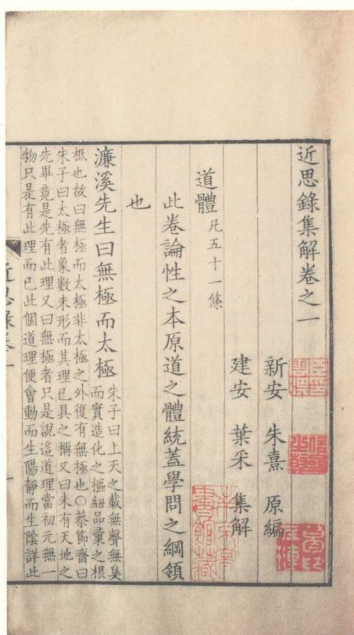
图五：宋叶采集解《近思錄》十四卷，明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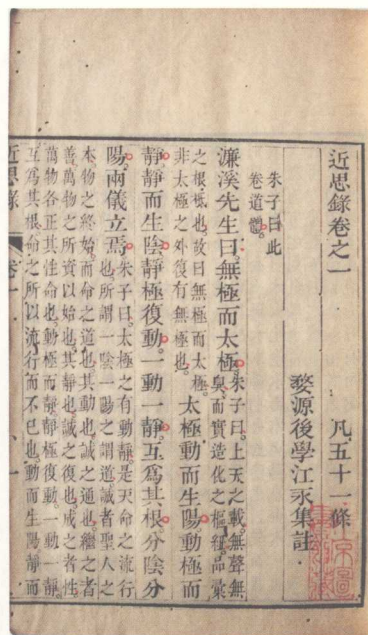
图六：宋叶采編集《近思录》十四卷，明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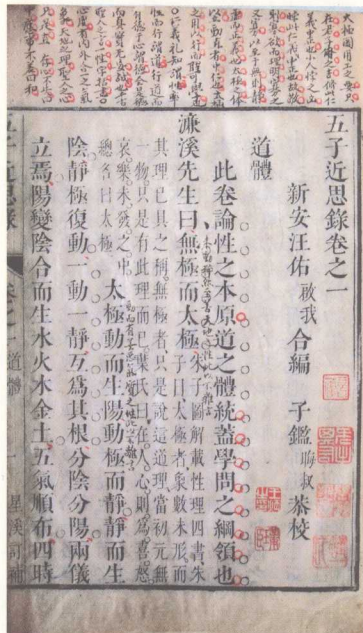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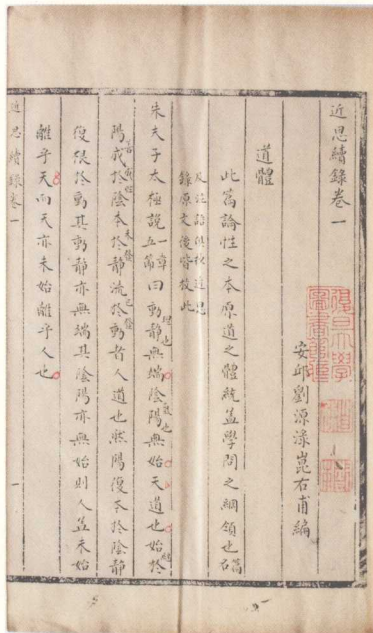
图七：《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明嘉靖十七年刘仕贤刻本。



图八：宋叶采集集解《近思录》十四卷，清康熙年间邵沧来重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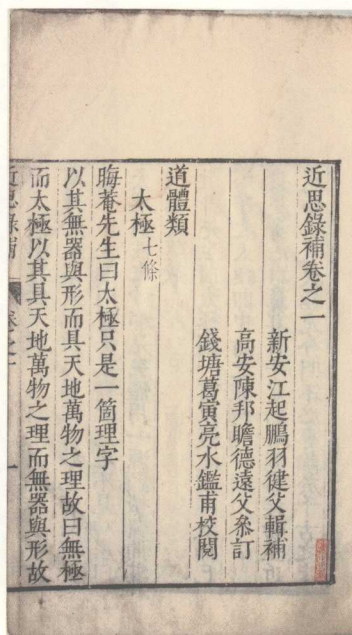


图九：清江永集注《近思录》十四卷，清乾隆七年原刻本。



图十：清刘源禄编《近思续录》十四卷，旧抄稿本。

图十一：清汪佑编《五子近思录》十四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佚名批注。



图十二：明江起鵬撰《近思录补》十四卷，明万历三十二年自刻本。

## 序

束景南

在宋代林林总总的理学著作中,有一部特别引人注目的独特的性理书,对后来程朱理学思想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这就是朱熹与吕祖谦共订的《近思录》。淳熙二年(1175)夏吕祖谦来建阳寒泉精舍与朱熹相会,讲论学问。两人从儒家说的“切问近思”入手,精选北宋四子“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之语,共同编定了《近思录》一书。我曾说过《近思录》是袖珍版的《性理群书》,朱熹借用周、程、张的话语建构了自己简明的理学体系,以供士子性理入门之用。所以朱熹自己也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其实更准确地说,《近思录》是性理学之阶梯。因此《近思录》自然被后世奉为“性理之祖”,江永甚至说《近思录》“直亚于《语》、《孟》、《学》、《庸》”。这部书在当时很快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朱熹生前就有多刻,广泛传播。以后同宋明理学的发展相并行,一代一代人不断给《近思录》作注释,作续录,作仿编,作校刻,蔚成思想传播史上少见的《近思录》传刻、流布长盛不衰的壮观。《近思录》的这种传刻、注释、流布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对现代新儒家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在朱熹以后直到近代,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近思录》的注释、刊刻、流布得到广泛传播的,宋、明、清后儒们也多以《近思录》为“阶梯”,从《近思录》切入到对程朱理学的认识与接受,因而一部《近思录》的注释、传刻、流布史,也就是一部宋明到近代的理学接受史。无疑,研究宋明以来《近思录》的版本、传刻与流布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近思录》的版本、传刻、传播与接受几乎没有研究,成为理学传播史与理学接受史上的一个空白。因此,现在程水龙博士《〈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的出版,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它填补了理学传播史与理学接受史上这一长期留存的空

白。

我觉得这是一部研究理学文献与理学接受史的开拓创新之作。论著视野宏阔,资料翔富,考订精密,开掘深广。在《近思录》的编纂、版刻、注释、续编、流布、接受等所有方面,作者都作了全面的开拓考订,多有新的发见。如《近思录》在朱熹生前有几刻以及传播的情况,《近思录》在南宋的传抄、传刻与注释等,向来不明,程水龙博士都作了详密的考订,一目了然。又如《近思录》在明代的刻本,在清代的传刻源流,宋、元、明、清四朝《近思录》的注释本、续编本及其版本源流等等,也都向来不明,这些十分棘手的问题涉及面广,程水龙博士都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既有微观的版本考证,又有宏观的源流辨析,尤见精辟独到。我觉得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近思录》在千年传刻流布过程中的两个特点,给予了精密的考定:

(1)《近思录》在长期的传刻流布中,并不是单纯以白文本的形式传播的,它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形成一种《近思录》系列的辐射传播,这可以说是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一种特殊的“《近思录》现象”,充分显示了《近思录》在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巨大影响作用。作者看到了《近思录》刊刻传播的这一特点,他的视野没有局限在《近思录》白文本的传播上,而对宋明以来《近思录》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都作了全面的考定,完整展现了宋明以来《近思录》系列的刊刻、传播、接受的全历程。

(2)宋以来《近思录》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而且传播到国外,特别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近思录》系列著作。这又是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一种特殊的“《近思录》现象”。如《近思录》在明初传入朝鲜,在朝鲜不仅出现了很多《近思录》的朝鲜刻本,而且出现了很多朝鲜人的《近思录》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心得本,如郑晔《近思录释疑》、宋秉璿《近思续录》、姜必孝《近思后录》、李珥《近思录口诀》、金长生《近思录释疑》、李滉《近思录疾书》、朴履坤《近思录释义》、李汉膺《续近思录》等等。这表明《近思录》的刊刻传播是朝鲜人认识接受程朱理学的一条主要

渠道。作者在书中对《近思录》在朝鲜、日本、越南、美国等国的传刻与流布作了全面的考论,从更大的跨文化的视域展现了《近思录》在跨国间的传播接受的历程。

程水龙博士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他对《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的研究不仅是对理学文献文本的研究,而且更是对理学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我知道他研究的成功首先来自于他长期对版本文献资料的辛苦搜辑功夫。为了探明《近思录》的版本与传刻源流,他几乎跑遍了国内各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一函函、一册册、一页页地查阅抄录,日积月累,锲而不舍,其间的困难艰辛,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坚持的。但是正是靠了这种对版本文献资料的坚持不懈的搜辑功夫,他对《近思录》的版本与源流了如指掌,才使他写出了这样的一部成功之作。当前学界弥漫着一股急功求利、浮躁冒进之风,很少有程水龙博士这样能坐下来、沉下去的求实求是的原创治学态度,愿我们从这部《〈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中学习程水龙博士的这种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

2008年3月28日

于杭州西湖

## 绪 论

### 一、《近思录》出版与传播的历史概况

《近思录》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sup>①</sup>、吕祖谦<sup>②</sup>两人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人论学文字和语录加以编辑而成的,其目的是为初学者提供一个理学入门读本。淳熙乙未年五月五日朱熹撰《近思录序》,云:“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由于北宋四子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初学者一时难以把握其精髓,若要进入理学之门,则甚为不易,为了便于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者自学四子之书,他们二人于是合辑四子语录中有关大体切日用的内容,编成《近思录》十四卷,辑录语录 622 条,以之教导后学。

该书编辑初成之后,就有抄本、刻本出现,后来还有对《近思录》进行注解、续编的整理本,如陈埴《近思杂问》、叶采集解《近思录》、蔡模《续近思录》等。元代《近思录》的整理注释本,主要有赵顺孙《近思录精义》、柳贯《近思录广辑》等。明代《近思录》的重刻者有

①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别称紫阳,南宋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综罗百代”,“吸收儒家、道家、道教、佛教及当时自然科学思想,并解构了佛、道二教,而合为理学”,“既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道学’的集大成者”(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朱熹著述弘富,在其一生编撰的二三十种著述中,《近思录》是后世传刻最多、流播最广的一种。《近思录》在理学思想的传播和朱子学研究中具有经典地位——从朱熹身后到清末民初七百多年,各种整理形式的《近思录》版本,多达一百多种。显示出该书在朱子著述中的特殊地位。

②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著有《古周易》、《东莱集》、《东莱左传博议》等。

吴邦模、汪伟、陆云龙等,注解者有周公恕、吴勉学等,续、仿编者有钱士升、江起鹏等人。清代重刻《近思录》者,主要有御儿吕氏宝诰堂刻《朱子遗书》本、吕氏家塾读本、邵仁泓重订本等,注解者有茅星来、李文炤、张伯行、江永等,续编者有刘源禄、汪佑、朱显祖、陈沆等人。

在自南宋至清末的七百余年时间里,《近思录》不仅在国内广泛刊刻传播,而且还向东亚的朝鲜、日本,南亚的越南等地传播。从现存刻印本和有关资料看,朝鲜翻刻重刻《近思录》者,有成川府写刻本、铜活字本等;注解《近思录》者有李珥、金长生、朴履坤等,仿编、改编者有李汉膺等人。日本翻刻重刻《近思录》白文本、注本者,有吉野屋权兵卫刻本、石渠堂印本、铜活字印本等;日本学者对《近思录》进行注解或续编者,有贝原益轩、泽田希、石冢崔高、山崎嘉、山崎道夫等人。笔者初步统计,朝鲜现存《近思录》白文本不少于 51 种,叶采集解《近思录》本不少于 65 种,江永《近思录集注》本 33 种,蔡模《近思续录》、《近思后录》各 1 种,李文炤《近思录集解》1 种,汪佑《五子近思录》1 种;朝鲜人注本多达 9 种,续编本 2 种。日本现存《近思录》白文本 1 种,叶采集解本 8 种,蔡模《近思续录》、《近思别录》各 1 种,陈埴《近思杂问》1 种,日本学者注释、讲说本 47 种。

另据陈荣捷先生统计,“历宋而明而清,所知有续录二十种,另有《朱子文语纂编》及《二程语录》两本,辑朱子及其他宋明诸儒之语。韩国所知亦有四种。《近思录》之内容形式竟支配两国哲学选录之风气达七八百年”。注释《近思录》的人,“计朱子门人一人,再传弟子四人。宋代七人,元代一人,明代二人,清代十一人,共二十一种。韩国十种。日本之注释二十四种,校注与现代语译九种,笔记讲说无数。德译一本三册,英译一册。可谓盛矣”<sup>①</sup>。

至于《近思录》版本种数,经笔者初步统计,国内存世与不存世的白文本、注释本、续编本等,总计南宋大约不少于 31 种,元代约有 9 种,明代约有 53 种,清代约有 144 种。存世版本约 148 种,其中白文本 18 种,注本 83 种,续编本 47 种。(详见下表)

<sup>①</sup> 陈荣捷著《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台湾学生书局,1992 年 8 月初版。

表 1 《近思录》白文本

| 朝代 | 统计项<br>种数 | 存 世 |       | 不存世 |       | 总计 | 备注①               |
|----|-----------|-----|-------|-----|-------|----|-------------------|
|    |           | 刻本  | 稿本或抄本 | 刻本  | 稿本或抄本 |    |                   |
| 宋  |           | 0   | 0     | 16  | 3     | 19 | 不存世本中,可能存在重复累计的版本 |
| 明  |           | 9   |       | 15  |       | 24 | 同上                |
| 清  |           | 9   |       | 2   | 1     | 12 |                   |

表 2 《近思录》注本

| 朝代 | 统计项<br>种数 | 存 世 |       |     | 不存世 |       | 总计 | 注解人数 | 备 注                |
|----|-----------|-----|-------|-----|-----|-------|----|------|--------------------|
|    |           | 刻本  | 稿本或抄本 | 石印本 | 刻本  | 稿本或抄本 |    |      |                    |
| 宋  |           | 1   |       |     | 7   |       | 8  | 8    | 不包括已知国外藏本中的中国人注本种数 |
| 元  |           | 4   |       |     | 4   |       | 8  | 3    |                    |
| 明  |           | 13  |       |     | 4   |       | 17 | 4    |                    |
| 清  |           | 52  | 11    | 2   | 9   | 2     | 76 | 25   |                    |

表 3 《近思录》续编本和抄稿本

| 朝代 | 统计项<br>种数 | 存 世 |       | 不存世 |       | 总计 | 编辑人数 | 备注                  |
|----|-----------|-----|-------|-----|-------|----|------|---------------------|
|    |           | 刻本  | 稿本或抄本 | 刻本  | 稿本或抄本 |    |      |                     |
| 宋  |           | 1   |       | 3   |       | 4  | 3    | 不包括已知国外藏本中的中国人编辑本种数 |
| 元  |           |     |       | 1   |       | 1  | 1    |                     |
| 明  |           | 2   | 1     | 9   |       | 12 | 11   |                     |
| 清  |           | 36  | 7     | 12  | 1     | 56 | 28   |                     |

从存世的《近思录》文献看,南宋时期建阳地区刊印为多,后世刊刻地域以南方为主,并不断向北扩展。存世的《近思录》刻、抄、印本中,清代最多,有 117 种。官刻、家刻、坊刻、塾刻及抄本中,宋代以坊刻为主,家刻、抄本为辅,元、明、清三朝官刻本最多,清代中后期家塾

① 不存世本种数,是依据有关文献和公私书目统计。

刻本、集资刊刻者已明显增加,同时也有一些抄本流传。

## 二、《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学者有关《近思录》的研究成果不少,如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陈荣捷先生《近思录详注集评》、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等,但大都侧重于该书的哲学思想内容、编纂背景、成书经过、注释来源等,对《近思录》的传播虽有所触及,但语焉不详。虽然陈荣捷先生对《近思录》版本流传研究稍多,为我们全面深入探究《近思录》版本与传播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和基础,起到导乎先路的作用,但或因占有材料不足,偶有臆测,且非全面、穷尽的研究,特别是未就《近思录》的重要版本及注本作具体考证,更没有将《近思录》整理出版与朱子学研究及其思想传播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总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关于《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的专著问世。今就所见近二十几年来出版的《近思录》及相关研究,分类简述如下:

1. 影印版。主要以各版本原有的形式再现,目的为传扬古代典籍之精华,为今人学习研究之用。如:

清江永集注《近思录》十四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年3月1版,属“国学基本丛书”。此书据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刊本《近思录集注》为底本影印。

清江永集注《近思录》十四卷,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0年10月1版。该书据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刊本《近思录集注》影印,未收王炳《校勘记》。

清张伯行撰《续近思录》十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4年6月1版。此书是以清同治九年福州正谊书院刻《正谊堂全书》本为底本影印,正文加上断句符号,编有新目录置于卷首。该书为张伯行依《近思录》体例,摘录朱熹的主要论述凡六百三十九条而成,并逐条加以注释。它也是阐述儒家性理的概论性著作,当为理学的入门津梁。同年,该社又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江永《近思录集注》本为底本进行影印,目录置于卷首,正文加上句读符号。

清李文炤集解《近思录》三卷,清张伯行编《续近思录》十四卷、《广近思录》十四卷,清刘源淥撰《近思续录》十四卷。这四种书,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收录。1995年9月1版。

宋杨伯岳撰《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宋叶采撰《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据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影印。清陈弘撰《近思录补注》十四卷,据湖北省图书馆藏清稿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收录,均为影印本,2002年3月1版。

清张伯行集解、尹会一参订《近思录》十四卷。北京出版社影印清乾隆元年维扬安定书院刻本。收录在《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2005年8月1版。

2. 今人译注。此类著述,为今人在历代注释本基础上对《近思录》再作诠释,或加以集评,或重在翻译,将现代人的思想元素掺入其中。如:

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8月初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该书《引言》简述《近思录》的影响、编者及国内外续录本与注释本的数目。《引言》说:“本书所引之语,达一千三百余条,而引朱子者特多,在八百以上。此盖效法江永之以朱解朱。除朱子外,余为宋、元、明、清与韩、日诸儒之语。其中不少借助于江永、茅星来、陈沆等注家,而彼等所未引者亦过半数。上述一千三百余条,除十七条待查外,皆详其出处。”注释时有词必释,有名必究,引句必溯其源,还采录经典原著帮助注释。该书篇名依据《朱子语类》,叶采拟定的卷目则用括号附录在后。书末编有人名、书名、名词术语的索引,便于读者使用。关于书中韩国、日本的《近思录》文献资料初步调查统计结果以及书前的《引用书目表》,对我们研究《近思录》在海外的版本及传播很有参考价值。

王 刘凤泉译注《近思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1版。该本《引言》简述了宋代理学的产生、特点,四子的思想和地位,《近思录》的逻辑体系、影响。译文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力求信达。每卷前撰有题解,撮其大意,以助读者理解。注释能做到寻本究源,通俗易懂。另有可供读者参考的《附录》:“朱熹、吕祖谦论《近思录》”,“周敦颐传”,“张载传”,“程颢传”,“程颐传”。该本以江永《近思录集注》为底本,并以叶采《近思录集解》校勘,订正了江永注本中的个别讹讹。

本 陈永革注评《近思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1版。该书

《前言》介绍朱熹、吕祖谦,《近思录》成书经过、主要内容、注释和流传及《近思录》的文化价值。此书依据陈荣捷《朱学论集》中《朱子之〈近思录〉》,列出了南宋至清末的18种注本、18种续作本,《近思录》在日本的24种注释本、在韩国的8种注释本,这是目前大陆出版《近思录》书籍中著录《近思录》整理本最多的一书,为我们进行《近思录》版本、注本、续编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该书以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为底本,并参照了江永《近思录集注》。正文注评时注明了四子语要的原文出处,但对《近思录》文化价值只是简而言之,未能全面深入论及。此书校勘不精,存有一些“硬伤”。

于民雄译注《近思录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此书《前言》简介了四子、朱熹、吕祖谦学术思想、著述,对《近思录》各卷内容分类作了概要性的阐述。每卷开头有该卷基本内容的“说明”,个别篇幅稍作评论。于民雄对全书作标点、注释与今译,其译注“力求完整、准确地表达原文每句话的原义”,对哲学俗语、概念依语境而译,译文流畅、通俗。作者在前人提供线索的基础上,再结合自己的经验标明原书“引文”的出处,注释颇费精力。该本以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为底本,参校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

查洪德注释《近思录》,中州古籍出版社本,2004年1月1版。该书《前言》简析了《近思录》编纂时间、定稿之前的刊本以及《近思录》的影响,并从刊本多、注家多、续书多等方面简述《近思录》的影响,较详细地分析了《近思录》久盛不衰的原因,这一点比其他研究著作分析透彻。查氏注释重在指明语言出处或理论渊源,翻译以明理为准,每条都查出具体出处。《附录》部分收录有:朱熹、吕祖谦、叶采、先福、王鼎、茅星来、张伯行、尹会一、赵氏、李承端等人序跋原文,江永《集注》卷首辑录的朱熹论《近思录》文字,叶采《集解》中各卷小序,茅星来《附说》辑评,《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近思录》各整理本“提要”。该书对《近思录》流传、刊刻、注释、续编的情况只是概略说明,收录的序跋也不够全面。版本以江永《近思录集注》为底本,文字校勘,主要参校茅星来《近思录集注》,也参考了叶采与张伯行的注本,未出校记。

3. 今人整理本。今人在研究朱熹、整理朱子学文献时,选择善本

进行点校再版。如：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02年12月1版。该书中《近思录》校点本，由王澐、陆晖校点。校点者在《校点说明》中简述了《近思录》成书经过、内容及其流播，从注释与刊刻两方面说明《近思录》流传情况。校点者以为《近思录》现存版本种数不下于四十，并就所见部分版本进行了简要说明；也交代了自己所取的底本、对校本、参校本。此书底本取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代嘉靖十七年吴邦模所刻白文本，并说明取吴邦模刻本作为底本的理由，即此刻本有朱、墨二校，朱笔不言所据，而墨笔则明言据宋板而校。还用叶采《近思录集解》的元刻明修本及正德十四年刻本为对校本，以江永《近思录集注》嘉庆丁卯本、茅星来《近思录集注》道光三年姚氏刻本、张伯行《近思录集解》的《正谊堂全书》本为参校本。

该书《附录》部分，有叶采、汪伟、林应麒、吴邦模、张伯行、尹会一、茅星来、姚椿、江永、李承端等人序跋；有《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附志》、《宋史·艺文志》、《天禄琳琅书目》、《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等书目著录《近思录》的情况。校点本正文部分“目录”只列卷次，未题卷名。此书是目前出版的白文本《近思录》中较完善的本子。然其收录的序跋、汇辑的各公私书目，尚不够全面。

4. 整理本导读。该类文字具有较浓的研究色彩，重在指导今人阅读认识这部经典文献。

《朱子近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1版。此《近思录》文本以明嘉靖吴邦模刻本为底本，正文前有严佐之先生导读语，正文后附有《朱子论理气》、《朱子论鬼神》、《朱子论性理》。严先生以严谨明快的文字作了深入浅出的导读。其内容包括：概述《近思录》成书经过，明确《近思录》的编定是以朱熹为主，吕祖谦助编；指出七百多年来《近思录》翻刻重印本、补辑续编本之多，久盛不衰有因，以及它在东亚的影响；强调《近思录》是理学入门的语录体普及读物；分析了《近思录》编辑之前朱熹著述情况及思想状况，探讨了朱熹与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原因，阐述了《近思录》的构思取材、纲目结构所反映的理学体系，且论及“近思”的内涵，简明交待了历代几个重要的注本，如叶采